

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

蔣君章

台灣同胞從甲午之戰所懷抱的重回祖國的目的，終於達到了，這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的事。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太平洋上的海空軍，偷襲美國在夏威夷羣島的珍珠港，是爲珍珠港事變。日軍同時進攻菲律賓、香港、馬來亞等地，美、英和我中華民國同時向日本宣戰，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和日本過去所訂的條約，都已取消。割棄台灣的馬關條約，當然也在取消之列。在理論上，其時台灣已重歸中國的版圖，只待戰爭的勝利以實現了。

光復台灣的國際承認

中華民國光復台灣的一貫願望，也正是我們同胞一貫的願望，不久便得到國際的承認。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一月，我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即今總統蔣公，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會議於埃及首都開羅，世稱開羅會議。是月十八日，蔣委員長偕夫人及隨員自戰時首都重慶出發，越日即抵開羅。

羅斯福總統對於東方問題，極尊重 蔣委員長意見。蔣委員長當時表示：戰後日本領土，應以其本土的島嶼爲限，將過去侵略或強佔他國

的領土悉數歸還，台灣、澎湖與東北四省必須歸還中國，朝鮮應由中、美兩國扶助其獨立，泰國應恢復其獨立。羅斯福總統對於戰後日本的佔領

問題堅決主張應由中國爲主體；蔣委員長表示應以美國爲主體，如有需要，中國可派兵協助。廿三日晚，羅斯福總統款宴 蔣委員長談至深夜，首先提出廢除天皇制度問題，徵詢 蔣委員長意見，蔣委員長表示：

「這次日本戰爭的禍首，實在是他們幾個軍閥，我們先要把軍閥打倒再說。至於日本國體問題，我以為應該等到戰後讓日本人民自己去解決，我們在此次大戰之中，總不要造成民族間永久的錯誤。」羅斯福總統說：「你對於日本問題是最有研究的，那對這個問題，明日會議應否提出討論？」蔣委員長表示：「最好不作正式的討論。」後來會中果然沒有提出。十二月三日，正式發表開羅會議公報，即世所著稱之開羅宣言，其文如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對於今後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懈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爲自己圖利，亦無擴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



國民年五十三週復光臺灣紀念迎歡

蔣主席大會上臺灣民衆向

國民年五十三週復光臺灣紀念迎歡

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搜取之土地，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與獨立。

根據以上所認定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目標一致，我三大盟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開羅宣言，便是中國光復台灣、澎湖得到美英兩國支持的重要文件。這一國際承認的獲得，是大陸同胞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不惜生命財產的重大犧牲的結果。

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進行的時候，西方戰場方面，盟軍已將北非的德軍肅清，俄國戰場已開始反攻；太平洋方面盟

軍亦已開始反攻。翌年一月三十一日，太平洋美軍開始攻擊馬紹爾羣島，未幾即佔領其中心島嶼，並進擊馬里亞納羣島，我駐印國軍亦向緬北日佔領區反攻，滇西國軍亦向西進擊，與緬北國軍之進攻相呼應。是年三月八日，我駐印軍佔領孟關，中美兩軍會師於胡康河谷。五月十五日，中美軍聯合襲佔密支那。六月六日盟軍開闢第二戰場，於法境諾曼第登陸，十日滇西我軍克龍陵。七月九日，太平洋美軍佔塞班島，二十日攻關島，二十四日攻馬里亞納中的狄寧島，九月十五日美軍又登陸於帛琉及摩鹿加羣島，十月十八日美軍開始登陸於菲律賓之雷伊泰島（華僑稱為禮智島）。三十四年一月，美軍登陸於呂宋仁牙因灣，十五日我滇西國軍與緬北國軍會師於猛卯，橫渡瑞麗河而克南坎，二十日克畹町，二十七日攻克芒友，中間的殘敵肅清，中印公路暢通。四月一日，美軍登陸於大琉球島。十八日歐洲美軍攻入捷克境，至二十五日而東西兩方盟軍會師於易北河口，五月二日盟軍佔領柏林全部，七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洲戰場至此結束。東戰場方面，美軍即向日本國門直接進迫，我軍亦自湘桂兩省分別反攻，二十日我軍克河池，二十一日克金城江，二十七日克南寧，二十一日美軍佔領全部琉球，自此琉球便成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海空軍基地，加強對日本本部之空中攻擊。三十日我軍克復柳州，七月十七日我軍克贛縣，二十七日又克桂林。我大陸的對日軍反攻，正在所向無敵的情形下，節節前進。

八月二日，中、美、英三國會議於德國柏林

東方的波茨坦，發表宣言，此即世所著稱的波茨坦宣言。宣言中警告日本，勿作無謂的犧牲，繼續其毫無效果的抵抗，並提示日本投降的原則，繼續告日本應早日投降，而不附任何條件，當時稱之為無條件投降，並強調「開羅會議宣言必須實施」。至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光復台灣，和五十年來台灣同胞殷切期望重歸祖國懷抱的目的，已接近實現的階段了。茲錄波茨坦宣言的原文如下：

一、余等——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部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並同意對日本應予以一機會，以結束此次戰爭。

二、美國、英帝國及中國之龐大陸海空部隊，業已增強多倍，其由西方調來之軍隊，及空軍，將予日本以最後之打擊。此項武力，受所有聯合國之決心的支持及鼓勵，對日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國無意識抵抗全世界所有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結果，彰彰在前，可為日本人民之殷鑒。此種力量，當其對付抵抗之納粹時，不得不將德國人民全體之土地、工業及其生活方式摧殘殆盡。但現在集中對付日本之力量，則更為強大，不可衡量。吾等之軍力，加以吾人之堅決意志為後盾，若予以全部實施，必將使日本軍隊全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將全部摧毀。

四、現時業已到來，日本必須決定是否仍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使日本帝

國已陷於完全毀滅之境之軍人來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為吾人之條件，吾人決不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遲延，更為吾人所不容許。

六、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黽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新秩序，勢不可能。

七、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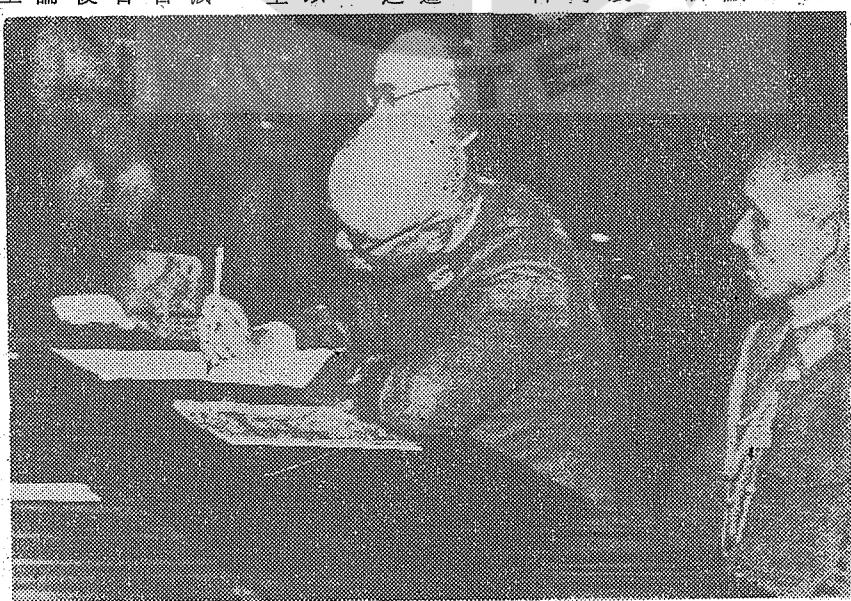
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九、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

十、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

十一、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

需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之工業，但可以使重新武裝之工業不在其內。為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之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十二、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自由之政府後，同盟佔領軍當即撤退。



復光臺灣與利勝戰抗
國軍來臺接收，女學生夾道歡迎，爭睹國軍風采。

十三、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有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消滅。

波茨坦宣言以後，我們中華民國加緊對中國淪陷區的日軍，特別是在南部的日軍施以反攻，美國則在空中對日本施以嚴重的襲擊，作為對其本土登陸的前奏。八月六日美國首次以原子彈向日本海軍基地之一的廣島投擲，九日美國的第二顆原子彈投擲於日本的長崎，俄帝開始宣布日俄之間進入戰爭狀態，而於翌日日本政府即託瑞士、瑞典兩中立國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的志願，十一日盟國接受日本的投降，惟須日本同意盟國統帥經由日本天皇以統治其國家的原則，日本旋即同意，於是這一經過八年多的中國對日全面抗戰的軍事行動始告結束。

日本的投降，據日本軍國最後的外相重光葵在《巢鴨監獄所著的「昭和之動亂」》一書中所記，早在美國投擲第一顆原子彈之前約一個月決定，當時日本以與俄帝有中立條約的關係而經由俄帝以求和。按此項條約成立於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即在珍珠港事變前的七個

至此，猶以爲俄帝是它的友邦，而請其居間講和。但俄帝得此請求，祕而不宣，因知日本之即將崩潰，而加緊其對日作戰的準備，急急忙忙在第二顆原子彈投擲時對日作戰，以搶先進入東北。日本政府則以久候莫斯科的答覆而不至，且目覩莫斯科已發動對日攻擊，始知中計，乃假瑞士、瑞典之手重行表示其投降的願望。這一個月的耽擱，日本國內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損失，而俄帝坐享在東北「擊敗」日本的權利，得以繳自日本之軍器，武裝中國共匪，貽禍於未來中國者至深且鉅。這是我們研究這一階段歷史所不可不注意的事實。

日本軍閥既經投降，餘下來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受降。盟軍最高統帥部規定：北緯十六度以南的越南，由英國受降；北緯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和中國境內大部分日軍佔領區包括台灣在內，由中國受降；北緯三十八度的韓國和中國的東北，由蘇俄受降；北緯三十八度以南的韓國和日本本國，由美國受降。蘇俄在我東北和北韓的受降，對戰後中國局勢、韓國局勢乃至整個東南亞局勢都大有關係，而中國所受之影響最深，當前的

月，日本軍閥以此條約以爲已消除其後顧之憂而放手的發動太平洋攻勢，俄帝則以此條約而消除其東方的後顧之憂，一意對付德軍的攻勢，故當日本代表松岡洋右離莫斯科時，史達林親往車站送別，互相擁抱，各懷鬼胎，洋洋得意，實際上則別有用心，日本軍閥已中俄帝的圈套而不知。

許多亞洲問題都是從中國所受的影響演變出來的。

真空期間的大國國民風度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至重慶，報紙立即發出號外，廣播電台立即向全國廣播，市民先知道的，無不奔走相告，滿街滿巷，人頭擠擠，而爆竹之聲，更是此起彼落，徹夜不絕，這真正是所謂萬人空巷歡喜若狂。時在台日人，哀痛如喪考妣，較諸平日趾高氣揚、傲視一切的態度，完全不同；而我同胞聞此消息，也只能喜在心頭，感極而泣，並未能盡情的發揮他們鬱積心頭達五十年之久的憤恨情緒。這一情況，一方面是充分地表示了我大國民的風度，所謂勝而不驕；另一方面却也因為日本在台尚有其武裝力量，他們已經投降，我們不必打落水狗，也可避免其情急而反噬。所以自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五日的一段真空期間，我同胞頗有自制精神，秩序井然不紊。但籌備歡迎國軍受降和政府接收台灣的各種事宜，無不積極進行，真有樂在其中之概。當時的幾種情況，特別值得我們一提：其一、國旗的敬愛，在日本統治之下，台胞如藏有中華民國國旗，乃是一項彌天大罪，一到日本投降，國旗竟成爲稀世之寶，商人漏寸也有不同，但無論那種，都是受人歡迎，是亦台灣抗日歸宗運動告一段落時之佳話。其二、國語國歌的普遍學習，台灣在日人統治之下，學習國文，是一種犯罪行爲，學唱國歌，更無論矣。至此，台胞放膽學習國語國歌，惟師資奇缺，初

由曾返大陸的台胞任教習，先設傳習所，無論都市與農村，此項傳習所之設立，誠有如雨後春筍一般，而男女老幼，大家都興高彩烈的學習，整個台灣，到處都可以聽到他們學習和練習的聲音，好像大台灣變成學校的世界。其三、治安的維持，當時最重要的問題，是糧食的充分供應，戰時台灣糧食減少甚多，故各產米地區都有禁止米糧輸出的組織，由此而各大都市普遍發生糧荒，以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市尤爲嚴重，因此影響社會秩序。市民乃組織治安維持會，復得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助，是項問題，始獲解決。其四、三民主義台灣青年團的成立，這是由于一個大陸返台的上校軍官張士德所組成的。張士德原是台灣抗日歸宗的組織關係於農民運動的中堅分子，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衆黨等組織，都是聲氣相通的。

因被日本當局所通緝，逃往大陸，參加抗戰行列。至是返台，聯絡舊日同志，組織三民主義台灣青年團，分支團遍及全省各地，除協助維持治安外，並負責維持交通，供應水電，防止公有物資的被盜賣等，貢獻甚大。

中國戰區國軍的受降，由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執行，受降典禮在南京舉行，在台灣則設前進指揮所，由葛敬恩將軍爲主任，於十月五日率領僚屬八十餘人飛至台灣，台胞予以最熱烈的歡迎，葛氏當時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其中有云：「目睹此間同胞那種親愛融洽的精神，與祖國各地毫無差別，並使本人相信，同胞之間縱然經過長時間的別離，但是那種天然的手足之愛，是絕對無法磨滅的。我們在祖國的

時候，對於台灣同胞生活狀況，時時刻刻在懷念着；即我們的最高領袖蔣主席，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全國同胞，也在懷念各位過去所受的痛苦，尤其在戰時所受到的一切犧牲；我們同情各位過去的遭遇，更關心各位的生活，我們懷念各位，就如同懷念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葛氏的話，正是我們大陸全體同胞的心聲。

台灣第一次慶祝國慶，也是在真空期間舉行的。紀念會的籌備，開始於十月七日，但是會中却表示了台胞從內心深處發出瘋狂般的喜悅。當時的台灣新報有下列一段的獻詞：

「……這一天，就是我們祖國從荆棘中由血汗掙得出來的最光榮的頭一次國慶日，也就是我們台胞脫離了地獄般的苦海而歸宗到我們祖國懷抱裏最令人感奮，而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第一次國慶日，台胞的感激、興奮與狂歡，實非區區的筆墨所能表現的。飲水思源，我們在這裡，不揣冒昧，謹以六百萬同胞的名義，敬向領袖蔣委員長及千百萬的陸海空軍忠勇的將士獻致我們最誠懇的極摯切的謝忱。」

回顧我們自武昌新軍同志發難以來，慶祝國慶的次數，已經達三十四次，而在前三十三次之中，我們雙十節幾乎和雙十字的訛音一樣，我們四萬萬同胞生下地來，便負荷着雙個十字架在血海裏游泳。我們的國王任人侵佔，我們的同胞任人宰殺，身家性命、財產，岌岌乎不保終朝，尤其被賣身契所束縛的我們的同胞所忍受的苦難，這真是我們

祖國父老所難以料想得到的。撫今追昔，愴然感追胸。

現在竟賴我們民族最偉大的英雄，孫總理在天之靈，暨克承總理遺志的領袖蔣委員長的回天轉地的功勳，使淪陷沾辱的故土得以光復，奴化削弱的孤魂得以復生，這不但足我們民族史上最可歌可泣的史詩的一頁，也就是世界文化史上極可讚美的偉大的奇蹟。從此以後，『公理勝強權，正義服橫暴』的標語，我們可以信之無疑了。……』

這幾段獻詞，真正道出了台胞的心聲。

那個時候的台胞，最熱切期待的是國軍的進駐和日軍的正式投降與遣送返日。十月十六日，消息報導國軍將蒞臨基隆，台胞聞之，無不爭先恐後的奔向基隆碼頭，以先睹國軍風采為平生幸事，基隆一市真是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但國軍遲至十七日始開入基隆，而我迎候國軍的台胞，竟有露宿港區以相候者。國軍七十七軍將士自基隆以七個列車開至台北，北市民衆及學生亦於是日清晨擁至車站迎候，一見列車進站，齊聲高呼，有聲嘶力竭者，有感極而泣者，而一片歡迎國軍的高歌聲，更有震耳欲聾之氣勢。這首歡迎歌，也將成為台灣的歷史文獻之一，其詞如下：

「台灣今日慶昇平，

仰首青天白日清；

哈哈，到處歡迎；

哈哈，到處歌聲

六百萬人同快樂，

受降典禮

軍食壹漿表歡迎！」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盟軍太平洋區

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東京灣外的密蘇里戰艦上代表盟國受降，九月九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派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氏在南

京受降，由日本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簽具降書，原文如下：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

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三、我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五、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具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行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

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用或民用財產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繳於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指派之部隊長及政府機關代表接收。

六、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日本陸海空軍所俘聯合國戰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釋放，並保護送至指定地點。

七、自此以後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日本陸海空軍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

八、本官對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以後對投降日軍所頒發之命令，當立即對各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日本軍官佐士兵均須負完全履行此項命令之責。

九、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反命令者願受懲罰。

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命簽字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親筆簽名並蓋章）

昭和二十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 分簽字於中華民國南京
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為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國之利益接受本降書於中華民

國三十四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

前九時 分在中華民國南京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

中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親筆簽名並蓋章）

（原件影印本見何應欽上將所編之「抗戰八年之經過」）

我們讀了這件降書，心頭禁不住歡喜得流下淚來，並且很自然的說一聲「日本軍閥効子手

，你們也有今天！」我們相信我們台灣全體同胞讀了這分降書，大概也不免有同樣的感想吧。

何應欽上將在南京受降以後，立即着手籌備

各地區的受降。台灣澎湖區受降代表，奉准派

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擔任，於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舉行。日方代表則由原任台灣總督兼

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簽署降書。台

灣行政長官對安藤利吉發布第一號命令，原文如下：

「一、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

次大將，已遵照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

本營之命令，率領在中國（東三省除外）越南

北緯十六度以北及台灣澎湖之日本陸海空軍

，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簽具

降書，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

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無條件

投降。

二、遵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兼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主席蔣及何總司令致

中國戰區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部署字第

村寧次大將中字各號備忘錄，指定本官及所指定之部隊及行政人員接受台灣澎湖列島地區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之投降，併接收台灣澎湖列島之領土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

三、貴官自接奉本命令之後，所有台灣總督及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等職銜，一律取消，即改稱台灣地區日本官兵聯絡部長，受本官之指揮，對所屬行政軍事等一切機關部隊人員，除傳達本官之命令，訓令規定，指示外，不得發布任何命令，貴屬對本官所定之部隊長官及接收官員，亦僅能執行傳達其命令、規定、指示，不得擅自處理一切。

四、自受命之日起，貴官本身併通飭所屬一切行政軍事等機關部隊人員，立即開始迅速確準，隨時候令交代，倘發現有報告不實及盜賣、隱匿、損毀、沉滅移交之物資文件者，決予究辦治罪。

五、以前發致貴官之各號備忘錄及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所發之文件，作為本官之命令，須確實遵行併飭屬一體確實遵行。」

我們今日一讀台灣行政長官對安藤總督所發布的命令，仍有心曠神怡醍醐灌頂之舒適，為我同胞五十一年來所受日本軍警之壓迫虐待而感到無窮的愉快。安藤利吉接到上項命令後，即簽具「受領證」，原文如下：

「今收到

一號命令一分，當遵照執行，並立卽轉達所屬及政治軍事機關及部隊之各級官長士兵遵照，對於本命令及以後之一切命令、規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屬與所代表之各機關部隊之全體官兵，均負有完全執行之責任。」

受降典禮是在今中山堂（當時稱為台北市公會堂）舉行，安藤利吉親在受領證上簽名後，完成典禮。

台灣各界於是日及翌日，都有盛大的紀念遊行，其熱烈的情況，「如醉如狂」四字，還不能盡其形相，台北洪雅平的紀念聯云：

「噫！可憐割地求和台民無依，禁不住放聲大哭，苦雨淒風含怨痛；呀！爾看神機妙策，故土重歸，今當宜開懷暢飲，青天白日仰歡迎。」

台灣耆紳林獻堂在慶祝會上說：「我等由今天上午十時日代表簽降完畢時止，經已光復解放。

。此後，同胞們須同心協力，來建設理想的新台灣。同時，我等須念及此次勝利，實以此次抗戰合於正義的理想。日本素來以桃太郎要神為教育方針，故其全體人民都抱有侵略的野心，故此次亡國之責任，並不限於一部分軍人，其全體國民實應共同負責。對此次之勝利，我等須感謝盟軍之仗義執干，以及我偉大領袖蔣委員長之勳德，此後，我等應親愛互助，協助實現三民主義之新台灣。」這些都是光復後台灣同胞的心聲。